南唐書注

南唐書注卷十二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孟陳韓朱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亂堅來降馬書曰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屢擊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馬書曰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齊師時旁岸皆淖籍簀乃可登南面諸軍聚射之簀不得施出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殲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馬書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耳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殲乎不若堅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

嘉業堂校刊

困城可圖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煩君事馬令曰延魯不聽揮兵少御越人登岸未定堅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曰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死不見錄國人哀之宋史曰時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子承睿時為小校憤將兵者不救其父乃刺殺之亡人宋仕至左藏庫使卒

陳誨建州人建寧府志曰字巨訓建安人生數月趫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馬書曰及長趫捷有勇又呼為陳鐵事長事王延政為將我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壯異用為戰

椑指揮使領故部曲建寧府志曰潘承祐薦之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文徽晴而貪功即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唐餘紀傳曰誨素善水役入江鑿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兵驚潰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覩故多在城中方遣閒使招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栅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

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進先於金陵用鄭彥華爲將唐兵兩敗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江南野史曰累至平章事後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鎭營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鎭兵赴難唐餘紀傳曰周兵入淮南朝遣番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其子德誠有才略誨遂遣德誠率鎭兵赴難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能名時諸將職多不利推德誠出入堅欲未營少姓班師日侍旗其軍日百勝以柴之 徐鉉唐故左右靜江軍都軍使忠義軍節度建州觀察處道等使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右威衛大將軍臨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陳公墓誌銘曰公諱德誠字仲德其先穎川人也帝媯余烈侯蕭崇封盛德之冠縣邈於百世光遠之慶蕃衍於蔣國故我洪胄代雄建安王室中微闕

方角立綱羅英異弘濟艱難我曾祖茂新祖稻皆以楙
才勇略奮揚忠力將領之任生表其策勳督護之名沒
垂於飾懷父薵檢校太尉兼侍中建州刺史忠義軍節
度使諡忠烈殊勳大節有信史豐碑存焉公郎忠烈公
之長子也鍾粹和之氣秉冲談之心通習孫哭固其家
法酷好墳典乃自天資就傳之年已著名譽光公剖符
劍捕威信洽鬪靜子之勁實有其力弼冠爲本郡碑將
先公以身守邊郡心存本朝累表道公入宿衛郎耀拜
右千牛衛將軍充殿直指揮使恭命畏法修身擇交先
公每言邊事常密疏於紙遣公上啟獸議強記數奏聞
習元宗甚嘉之累遷右靜江指揮使值惟上兵起王師
不振公屢上書自奮詔隸西北面行營以舟師趣濟難
破其屯戍遂入侮陵與諸軍會屬兵固守強敵日益公
連戰破之虜獲千計圖兵既遜乃涉長推指下祭別率
戰艦分擎俘橋三中流矢神邑自若自秋祖冬且職且
前凡五進軍壘皆以衆寡不敵之勢當輕捍卒至之師
臨難忘身每戰必捷而元戒逗撓逆臣觴叛犛帥失道
公全軍而還遷右宜威軍廟虞候制曰獨此一軍之衆
堪爲百戰之師其見稱如此數月爲和州刺史又爲左
天威將軍廟虞候明年改泄州刺史是時疆竭甫定闔
井未完公奉法循理正身率下庭無濤菘東不生姦織
輔牙槍無忘水犀之備輕衆凝帶常爲蜆首之游賊詩

紀須梁然可遂元宗南狩從至石牌上每登臨置酒必
命公陪侍訪山川之形勢問風俗之美惡應對詳敏咸
有條貫捧觴上壽進退由儀求解印屆躍優旨不許今
上嗣服屢表乞還徵爲右天德軍都虞候舊制常以舟
師爲下軍至是詔旨以南圖之用向於舟楫今而後知
非是乃儕練精銳置龍擲軍以祿親命公爲龍擲都
虞候舟師之重自茲始也會先君來臥疾邸第公親
侍醫棄躬執煩辱容貌瘠損衣不解朝客至問於不
知其已貴也及丁憂制哀毀過遺扶衞靈柩歸疾安
詔起爲歛州刺史本州圖練使覘事護載其理如秩
滿復爲右州擲諸軍都虞候遷都指帶三使毋仲秋武
訓兵仲冬畢進退號令由公指揮蹤整覲肅
然頃之又虔州巡檢使知事威容際地廣者悍
內撫谿洞接蠻夷告評敘擲顧嶺之於是申講刑
政示以巖贋覘聽審情僞以五爲俗於者民詰
其狀莫不息退弊爲之革習以徵文出入役以嚴
壁壘出私以助費因農隙以以之和於是考面其
昭昭者也帑池州觀察使其功凡書勞績隍安
之地人思尋且欲以書錦之儲秩居庋能上此建義
軍節度使舊觀祭處置等使盛顯公之乃除忠
以私爲抗建德朝固辭不拜改右後公以將奉歲久無
靜江都軍使又轉光旅大夫檢校太尉衞奉以建州之左右

歲計千萬甲第廐馬賜與優渥俄而被疾自識終期中
告理命備有規度中使問疾但日世受主恩未有以報
惟此爲恨耳又親問門吏草遺奏既成自益兩句日苟
游皆之有知必結草以爲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
猶捧詔向閭稽首流渉壬申歲秋七月十有二日卒於
建業賞江里之官舍春秋四十上痛惜之至再不視朝
贈安南大都護遺中使監護葬事皆從公給有司考行
易名日烈郎以其年九月日葬於某所從理命也夫人
信都郡君才氏故昭武軍節度使能之女容德之美聞
房之秀宜家睦族光此門風子倩孝友聰慧修討好學
以蔭起家授著作佐郎必大之慶其在於是鳴呼哀哉
公生於戎馬之際長承鐘鼎之業修文習武全孝資忠
風格端莊襟懷夷直嫉惡獎善如恐不及穆親念舊無
有所遺先人之賁公私畢給出入數載家爲之貧在公
之餘手不釋卷篇詠詞筆皆傳於時近代儒學濟唯公
兩己凡四典蕃郡皆有惜留去思之美民到於今稱之
由是恩顧特隆委遇無閒修塗方聘大年不登知與不
知皆爲悲歎鉉與公非故特以道義相期雖復出處不
齊班序致偏金蘭之分終始不綸寢門流衛痛生死之
永己圖石表墓惠陵谷之靡常亦公之遺言以此見託
豈非慷慨之氣思振發於知己哉故爲銘曰龍泉之靈
武夷之英生我儒將垂茲令名臨戎有勇察俗有聲爲

臣之節與世作成位遍建牙秋參掌武才實膺時忠惟得主鬱此雄圖盜然中露謂天蓋高不可以怨悲哉俊氣永已荒丑鳳臺遺館梅嶺窮秋樹惟推劍地郎眠牛餘芳不泯惟水長流 諸將多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謚忠烈唐餘紀傳曰封閩國公南唐近事曰誨嗜鶻馴養千餘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去郡前一月羣鶻先之富沙舊所無遺又嘗早荷一鶻爲鷹鸇擊投誨懷神誨感之自是不復食鶻 閩之亂士民幾殲惟誨族益盛謙與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旌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宋史曰濰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後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五代史曰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

張文禮弒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
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
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
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
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他將破之拜習成
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衞二州爲義寧軍以
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
以示弱願授臣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
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素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
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
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
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紿習曰主上
所欲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平盧
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
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
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
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
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
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
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爲安重誨所不
悅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

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故怏怏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娛州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於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推光嗣爲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

江表志前進士韓熙載江北行止云熙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岳雖明科第且晦姓名令則慕義來朝假身爲賈既及疆境舍賈行藏某聞釣巨鼇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輔弼之位得之則佐時成績救萬姓之焦熬失之則遁世藏名臥一山之蒼翠某爰思幼稚便異凡童竹馬蒿弓固罔親於好弄杏壇槐里能不倦於修身但厲志以爲文每棲身以學武得麟經於泗木寧怯議闈授豹略於哀玕方酣勇戰占推奇骨步以生松敢期墜口之文尚嬈擔登之路於是攫龍領編虎鬚繕獻捷之師徒修受降之城壘爭椎筆陣決勝詞鋒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場中勁敵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爲儒遙望而盡摧堅壁橫行四海高步出羣姓名遠列於煙胥行止遂離於塵俗且口有舌而手有筆腰有劍而袖有健時方亂離迹猶羈泛徒以衛精

韜略氣敵雲霓寘目衰而陰電擺怒呼發而晴雷動神
驅鬼毀天蓋地車鵬霹靈於雲中末爲焉提唱愕簫於
筵土不足稱家轄機權而自立英雄杖勁節而豈甘貧
驄侹擴袂叱咤拔劍長嗟不偶良時孰能言志既蓬昭
代合展壯圖伏闡大哭肇基聿修交教聯顯鑿於中士
走明恩於外夷萬邦咸貞四海如祇變耶天地巖崩有
禹稷皋陶囊埽煙壘藩勒有幹彭徭霍豈獨漢稱三杰
周皋十人凝王氣於神都吐祥光於丹閼急賢共理倖
漢氏之縣科待旦旁求類周人之設禮而又鄉邦接軫
敵境達封一條雞犬之相闖兩岸馬牛之相望被則侍
之以力數年而頻見傾亡此則廣之以賢一坐而無聞
震勳由是見盡衰之勢審吉凶之機得不上順天心失
量人事宜向明背暗含短從長聖賢所圖古今一致然
而出青山而裹足度長雄而棄稱振遙終趙於天池星
遠須環於帝座是犧長策來諸大勁伏推司空楚劍倚
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權語兵機助高掩孫哭
經受素王書傳玄女莫不鞭捷宇宙驅役風雷勞愁積
而肄內生債氣麾而背難起一[illegible]而豺猿鼠樹再呼而
神兒愁驚遲鬱鼓而掾朱旂番奔電走掉神鋌而輝白
刃星落霜飛猛將立龍使兵合虎可以力平鯨蔣可以
拳擊篭山破堅每自於先登敵無不克策馬賞時於後
戰功迺非矜國家付以歸勝用爲保障勳蕪盟府名鏤

景鏗令則化畢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縉甲兵而耀武威暖戶口而愼農事漫灑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可謂仁而有斷謙而愈光貫豪向義以歸心蠶充望風而屏逑佇見秉旌仗鉞列士分茅修職貢以勤毛莅臨四海率諸侯而定霸蓮壓八方超遷具膺威名還著況復設庭燎以待士開雪宮以禮賢前席蕭論其霸鈐危坐願闕平興廢古令英雄執可比方某才懋通律已觀至化至陳上謝罔棄擇才是敢飄迷行藏鏘畫毫幅況罔身有鳳無行龍草有芝泉有醴斯皆嘉瑞出應昌期某幸處士倫謬之人理足以副明君之獎善被聖代之樂賢昔輩敬布衣上言於漢祖曹劌草澤陳謀於魯公失范胥而頃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使遠人之來格貴至德之克昭謹具行止如前伏請準試順義六年七月歸明進士韓熙載狀

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馬書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推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介意烈祖受禪召爲祕書郎使事元宗於東

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儁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馬書曰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議法廟號者成於熙載徐鉉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韓熙載可太常博士制曰敕某官韓熙載朕以因心之感同軌有期嚴恭禋祀仍從此始求所以節豐儉而振廢闕者屬於禮官慎選其人必在時彥以熙載學問精贍辭氣亮直於本以通識濟之奇文雅名與寶咸副是命故輟自東觀列於曲臺使代稱禮樂之盛吾寶賁有望於爾勉之哉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爲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己皆側目元宗獨嘉之命權知制誥馬書熙載性狷朗直多闕爲馮延己劾奏罷其職書命典雅有元和風與徐鉉齊名時

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丘爲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釣磯立談載疏曰擅興者無罪則疆場生事之臣恬不知畏喪師者獲存則行陣效死之士何觀而勸元宗不能用又數言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馬書作和州司馬徙宣州節度推官復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但今已不可郭氏姦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軍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

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宋史曰世宗平淮南嗣主患國用不足熙載請鑄鐵錢後主襲位卒行其議以熙載為兵部尚書充鑄錢使使錢貨益輕不勝其弊熙載頗自悔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元平原陸友墨史曰韓熙載延納人朱逢造化松堂墨文曰玄中子又目為麝香月匣而寶之雖至親昵友無見之者熙載死後盡為諸姬分攜而去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爾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益甚馬書曰熙載常俸賜資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以舒雅之徒為門生高弟由是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頒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廚野乏百金之產

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僻而辭古人惡之熙載僕
有常秩錫賚尙優而謂廚無盈日過獻命有司放免逐
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匹繇千兩以充時服熙載
上謝御批其略曰水火相賫日月無私旣示其瑕疵以
憐其憔悴免遁欠使貧於昏旦賜縣
緝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末報

蓄妓數十輩縱其出與客雜居

侯鯖錄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即位頗疑北
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不尊
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致所
受月俸至不能給遂弊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
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
以譏之然其情亦可哀矣　清異録韓熙載故縱姬侍
後或調戲贈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窗
第側建橫窗絡以絲繩爲觀覘之地初惟市物

物議閧然

南唐近事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閒
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

云

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索衣裝熙載亦不介意
釣磯立談曰熙載月俸爲羣妓所分日不能給常微
衣履作瞽者採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丐以
給日饍陳致雍家屢空蓄婢數十輩與熙載善亦累被
左遷公以詩戲之云陳郎彩色如裝戲韓子官資似弄
鈐後主每伺其家宴命待詔顧閎中輩丹青以進　監

昔曰舒雅字子正世爲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偕鄉計金陵慕所學於吏部侍郎韓熙載一見如昔館給之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爲忘年交常與雅易服燕戲出入臥內猱雜侍婢人末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辭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問成謂雅才爲常也後主命徐鉉覆試雅等五人雅不就試歸宋守舒州出見山水荷秀田轉扶褻迷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觀卒年七十餘雅有山海經圖若干卷　精異錄曰舒雅才賀不在人下以戲押得韓熙載之心一曰得海螺甚奇宜用稍紙以請獻於熙載云海中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名書材譏醒逆意可使班道人訓之郎證發光地菩醮熙載喜受發光地十地之一也出華嚴書　清異錄又曰舒雅作青紗迴二枕滿貯酴蘗木雜瑞香散蕊甚益鼻根尚書郎秦南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豔入青紗還與歌瞑好事家萝裏卻成三色雨沈山不敢騎倩華　五代史補曰熙載女僕百人每延賓先令女僕與見或調戲或毆擎爭奪然後熙載綴步而出習以爲常夜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無不升堂入室與僕等雜處後主以大臣不彼直指其過因命待詔畫圖賜之使其自媿而熙載覩之安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爲此以自汙避入相爾老矣

不能爲千古笑端周密癸辛雜識日後主郎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禍因肆情坦率破家財售妓樂數百人荒淫爲樂後人因畫夜宴圖譏之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馬書曰熙載入朝辭復上表乞往闕下其略曰亡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於聖賢生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於終老魂凝象闕心懦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於四紀折誠已歷於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貧於國有滔天之罪見絕於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於兩宥叨國深仁而再遷欲起於遲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絲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木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江表志載表略日無橫草之功可碑於國有滔天之過自累其身又日三千里外送孤客以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遂免南行後臥病終於臧南城家山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爲祕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馬書日後主笑日吾今乃知卿心矣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馬書日熙載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得失書日皇極要覽

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宋書作六十）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郎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宋史曰左）同平章事（玉壺清話曰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齎金帛求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賞賚倍於他等畜聲樂四十餘人閥檢無制往往特出外齋與賓客雜處後主屢欲相之但患其疏蕩既卒愈痛謂近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今將贈以平章有此典故否或對曰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乃授此制諡文靖後主遣人選葬壠曰惟須山峰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丘表相近使為泉臺雅遊果選得梅嶺岡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鍇集遺文藏之書殿　江表志　日時所司以為無賻宰相故事後主曰當自我始徐鉉祭文云黔婁之衾賜從御府季子之印佩入泉扃）輟朝三日諡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徐鉉唐故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昌黎韓公墓誌曰公諱熙載字叔言其先南陽人傳稱武王之穆詩美韓侯受命晉以六卿升降漢以三傑重輕至東晉末征西從事延之以忠義之

節餞艱屯之運遷亂遠從遂家冒黎餘慶流光最爲繁
衍曾祖均太僕卿祖殷侍御史考光嗣祕書少監淄青
觀察支使故又爲齊人公秉風成之智負不羈之才文
高深學角立傑出年始弱冠遊於洛陽聲名藹然一舉
權第同光之亂藩郡崩離公以陶難方興家艱仍構贈
鳥擇太材策渡江烈祖孝高皇帝納麓在辰側席時彥
得公甚喜資禮有嘉於時有吳肇基庶事草創公以侯
舊之氣高覜名流旣釋讙之徙弗容亦季孟之閒不遠
以校書郎釋褐出爲滁和常三州從事公亦恰然不以
屑意詠風月游山水而已中對受命上嗣慨軍以公有
七子之才膺四友之拜徵爲祕書郎掌東宮文翰元宗
深器之及露位以爲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賜緋又以
大禮繁聲加太常博士時有司議孝高廟宜稱宗司門
郎中蕭君儼上疏論之公與給事中江公文蔚協同其
議凡書疏論難皆成於公手由是廟號尊謚定於一言
君子以爲眞博士抱頃之以本官權知制誥初公但以
文章際會未常與政及其當誰新之運感知已之恩未
及聽政章疏相屬或駁正失歷或指摘時病由是大爲
權要所嫉競罷其職丞相宋公朝之元老勢僅地高公
又廷奏黨與詞旨深切天子優容之而用事者滋怒旋
殿和州司士參軍數年移宣州節度推官徵還復爲與
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賜紫服而拜中書舍人從

時望也公雖才識俊贍而質性疏散凡在位者道復不
同於是深居移病罕與朝謁時兵興之後國用不充公
援古勸今請以錢爲常時鼓封者甚眾元宗獨以公議
爲長郎拜戶部侍郎充鑄錢使令上踐位改吏部侍郎
兼修國史初鑄錢之作也自宰執而下相與沮之故百
司不供久未能就上爲之曉譬事理親加督責而公猶
不勝其怒嘗因對見聲色俱厲因從爲秘書監不逾年
復拜吏部侍郎新錢既行大濟經費詔賜錢二百萬拜
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
及年位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衛商土無賢愚皆得
接待職務既歸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
於世人亦訝其太過上不得已左遷太子右庶子分司
南都於是謝遣使樂單車首路留之未幾復爲兵部尚
書學士如故是時歲比旱歉主上憂勤公復論刑政之
淵明防救之衛又上格言五篇手詔嘉納郎拜中書侍
郎充光政學士承旨初上選近侍數臣直宿禁中常御
光政殿召對夜分乃罷故命公此職以寵異之霖雨之
望方深謙漏之期遽偪春秋六十有九庚午歲秋七月
二十七日沒於京鳳臺里之官舍上省奏悼爲之涕
流有司奏當輟朝三日手批天不憖遺碎我琱璋辭草
乍覽痛切孤心嗟乎抗直之言而今而後迫不得其過
半聞聽者乎可別輟朝一日贈右僕射平章事仍官給

葬事士庶闕之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悲歎有司考行易
名曰文靖郎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禮也夫人龐
西郡君李氏生譽纓之族有桃李之芳內則有光夜川
先逝纔室北海縣君蔣氏長子嚐爲奉禮郎早卒次子
伉爲校書郎聰慧夙成無忝世德次曰佩曰份曰儼曰
侹曰儔曰倪女四人或作儷公族或爲尼出家嗚呼哀
哉公之爲人也美秀而文中立不倚率性而動不虞悔
客聞善若驚不屑毀譽提獎後進爲之聲名片言可稱
躬自捧讀再典歲舉取實去華放其門人多至請列履
從謹遜雅乎委頓俯視權倖終不降心見理尤速言事
無避凡章疏焚藁之外尚盈編輔焉審音妙舞能書善
畫風流儒雅遠近式瞻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慎重則古
之賢相無以過也俸祿既厚賞賜常優忘懷取適不事
生計身歿之日四壁蕭然衣衾槥櫝皆從恩賜詔集賢
院編其遺文藏之祕閣凡所開卷可知也銓與公鄉里
遵費年輩相懸一言道台傾蓋如舊綢繆臺閣契闊江
湖區區之心因而獲雪一生一死何痛如之援毫反袂
議被陵谷其銘曰猗嗟韓公有蔚其文俊才絕俗遂氣
陵雲高名道道玉振蘭薰猗嗟韓公天賦忠規君臣之
際言行俱危其身可辱其節卑彰猗嗟韓公屈亦難伸
松巽益茂玉焚始眞乃感明王乃爲大臣送往事居不
淄不騫嗚呼韓公胡爲而然閟此相印歸於夜泉茂陵

遺觴京兆新所撰文不朽此別終天哀哉郢匠已矣牙絃勒銘圓石永識桑田

書格言宋史曰初乾德丁卯年五星連珠於奎奎主文章又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是歲熙載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魯無其應韓子格言成之人笑其言

又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馬書曰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羅譽遺珍貨巨萬仍賂未勝衣歌妓歸焉文既成但敘其譜裔品秩而已續嫌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闋於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兩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觴前舊舞衣

初熙載嘗使周馬令書曰熙載奉使為感懷詩三章署於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為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窗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人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

及歸元宗歷問周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

宋太祖受禪人服其識宋史曰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

雖被讒逐終不改節江左號爲韓夫子 馬書曰熙載
才高氣逸舉朝未嘗拜一人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給曰
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況忝世舊故不可
晚使者拜之然喜獎後進每一文可采輒自繕寫仍爲
播其聲名善譚論褒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
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及卒後主命集賢殿學士徐
鍇集其遺文藏之書殿 又曰宋齊丘自著碑碣託熙
載爲之熙載以紙塞鼻曰文臭而穢 江南野錄曰熙
載性好謔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炷艾薰之使來嗅之曰
子卷何多艾氣 清異錄曰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
匠者謂之韓君輕格 南唐近事曰魏明好作詩詞多
而格下常攜移熙載熙載託以目病請自爲吟之日耳
聾加劇恐不聞 夢谿筆談曰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
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
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
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
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辨退之遂爲熙載矣
聞見後錄曰予舊於逕城孔亭極家見孔戮私紀一編
有云退之豐肥喜睡每來予家必命枕簟近湖陽劉方
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戮之記益翊信所傳好贊彝

香果韓熙載也

州譯寂寺

南唐拾遺記曰陶穀使江南甚欲假書韓熙載令館件驛中膺六朝書半年乃畢衆見妓秦弱蘭以為驛吏女也遂敗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妾穀穀殺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弱蘭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腸穀大衛而麗詞名風光好云好姻緣惡姻緣祗得郵亭一夜聯別神仙琵琶蹤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鬱膠續斷絃是何年又按沈遼任杜娘傳以此事為穀使吳越事而女妓則杜娘非弱轉也且云穀贈歌之明日吳趣王召使者曲宴於山亭命倡杜進之班在下其服之寢傳曲頗不能別也王氣知之從容謂陶曰昔稱吳趣之女善歌舞令妹無之陶曰在北時間有任氏者今安在王乃使杜出拜陶熟視而笑知其為王所蠱也杜遂歌其詞飲酒甚衆杜前謝王王大悅陽之千金諸書所載不同如此

金陵新志曰韓熙載讀書堂在溧水

朱元潁州沈丘人（馬書及江南野史皆作蕭津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與楊訥（宋史曰與道士楊訥講習於嵩陽）同為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元既留事我（宋史歷江寧令）

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爲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固基本且請專任單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爲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馬書曰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戰誓衆詞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效死赴敵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宋史曰攻舒州復之即以爲團練使又平歷陽以元爲淮南北面招討使）與邊鎬許文縝柵紫金山軍聲大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

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馬書曰陳覺召元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憤欲自殺宋史曰元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唐欲自殺其客宋泊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為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江南野史曰元將叛其裨將時延厚死不從元殺之至紫金山戰遂以所部降於世宗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縝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晝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文徽女至是誅文徽累表乞貸不從馬書曰元宗署其表云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遂被斬尸於市元妻年少有國色以珠襦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為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驍果以為宋史曰以為檢校太保蔡州團練使宋史淮南平改濠州防禦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宋太祖受

禪遷汀州防禦使後改白皮兵馬都監太平興國初卒贈武泰軍節度使次子知雄歷官供備軍使知虔州眞宗時請入道慶嵩山號崇玄大師常隷于毋圖有詔褒獎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疆埸之臣非皆不才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殺之故强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遯時固未爲雋功而覺已不能容此元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俘纍以去而唐遂失淮南雖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當於是觀之

南唐書注卷十二

南唐書注卷十三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五代史及馬書俱作彭城人父金金曲谿人吳太祖引兵至天長金與高霸等悉衆來屬居三十六英雄之一官濠州團練使威名大震爲濠人所稱按滁州麥谿旁有金墳宅址有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仁規繼金知濠州頗苛刻用事未協衆心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爲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唐餘紀傳曰其性輕財重誼有名於國中事烈祖馬書曰爲左監門衞將軍歷黃袁二州刺史馬書曰章建先爲袁州刺史清靜無所侵郡大治數年入爲統軍以仁贍代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思建入爲龍衞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

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野錄遺事別錄皆與此同）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

如平時玉壺清話曰江南故國每至暮冬淮水淺涸則分兵屯守謂之把淺時監軍吳廷紹以謂時平則境安當無事之際虛費糧廩亟令撤警惟淮將劉仁贍具敵以爲不可未幾周師以聞者所說半夜猥至郡人大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其如壁周師斬關者於岸卷兵遂退堅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馬書曰用周饒計　宋史曰張永德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誘之旁伏精騎每戰陽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突出夾攻大敗之仁贍僅以身免　昭陽李清曰敗者乃劉彥貞非仁贍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營夜遯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仁贍曰敵已畏君當持重養盛以俟間若遽求戰而不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遯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陣

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之陽通鑑辨誤曰史炤釋文曰淝水出九江山入淮在廬州合肥縣余按淝水出九江良餘山過合肥縣又過壽春城北而入於淮淝水去壽春繞二里耳世宗出營正在此水之陽徽宋亳陳潁許泰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塡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聲震牆壁皆動馬書曰世宗圖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千竿上施版屋號竹龍載甲士攻之又決其水若入淝河攻之百端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故屢敗仁贍雖知外援敗意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江南野史曰左右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曰一

箭射殺一人于天下寧復有天子乎遂命進
牀坐於壁箭之上矢復至又還數步而止

仁贍投弓於地曰天果不祐唐耶吾死城下耳終不失節

江南野史曰仁
贍捐弓投矢謂左右曰非吾不能中之也吾世受國恩
兄弟門列榮戟者數人然不能治危扞敵寧靜邊境貽
憂君父吾且恥之今雖病猶能奮力執戈與諸君背城
血戰死於旗鼓之下乃吾分終不以大丈夫之節屈身
以事二
姓矣

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

馬書
曰是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
艘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
濠梁以李重進為
廬壽都招討使

世宗還京師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為我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為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

宋史張永德傳曰時唐
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
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蔽江而下泊於濠泗周師
頗不利唐將林仁肇帥衆千餘水陸齊進又以船數艘

載薪乘風縱火將焚周浮梁周人憂之俄風反唐人稍卻永德進兵敗之又夜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引輕舸急擊唐人不得進溺者甚眾奪其巨艦數十艘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乃距浮梁十餘步以鐵索千餘尺橫截長淮又維巨木自是備禦益堅矣俄又敗千餘眾於淮北岸獲戰船數十艘唐人多溺死　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饋餉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眾資治通鑑曰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唐餘紀傳曰會周將李重進張永德不協兩軍相疑仁贍意有間可乘再請會師不報由是抗憤鬱遂成疾不能理事　五代史曰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唐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

唐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廷構泰州方訥濠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唐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割地輸賦求效數獨仁贍堅守不下 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劉氏劉氏曰崇諫妾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南唐近事載劉氏言曰某郎妾最小子提攜愛育情若不及奈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義使劉氏之門有不忠名妾與公何顏以見三軍 令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出涕

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我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眾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之扼吭憤難世宗知壽州且下獨嘉仁贍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世宗賜仁贍詔曰朕昨者再幸淮甸盡平諸砦念一城之兇眾久困重圍齋三面之疏羅

少寬疲瘵果聞感義累貢來章卿受任江南鎮茲淮甸踰年固守誠節不虧近代封疆之臣卿且無媿忠烈過期之際不失事機萬民獲保於安全一境使期於康泰卿便可還遣恩信慰撫軍城將觀儀形良用欣快覽奏嘉奬再三在懷差東上閤門使張保續保城宣諭 又賜詔曰朕臨御萬方推誠克己當五兵未戢雷電宣振耀之光暫勞萬里投戈覆載示生成之德卿等受任本國保茲列藩戮力邦家將帥常道救援不及過期不得宜事主盡心何罪之有已令宣諭當體優恩勉自保調無更疑慮稱奬在念窮思不忘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篤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爲仁贍表請降歐陽修曰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嘉其忠然止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厚薄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舁仁贍至帳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責晦

雨黃沙如霧 春明退朝錄云子家有范魯公雜錄記世宗親征忠正駐蹕城下營中夜有白虹自淮水起亘數丈下貫城中數刻方沒自是吳人閉壁踰年殍殕者甚眾及劉仁贍以城歸遷州於下蔡其城遂無廢 又曰江南李璟發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貫城未幾城陷舍宇焚蒸殆盡 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禆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 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 五代史曰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忠正軍曰名以旌仁贍之節也 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 薛居正五代史曰四年五月甲寅以江南僞命前壽州衙內都指揮使劉崇讚爲檢校太保懷州刺史 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痛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歎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 馬書載元宗所焚誄曰魂兮有知鑒周惠耶歆吾命耶 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

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徐鉉衛王劉仁贍改封越王冊曰維年月日國主若曰忠臣之事君也歿且不朽王者之念功也久而弗忘故賢哲膺期風烈所及千載之下若旦暮焉矧先朝舊臣藩方賢帥雄名大節震耀區中粵予纂承敢忘衰寵咨爾故某命世英傑奕葉勳庸便藩寵遇茂著聲實聞者轂自離衛鎮於壽春導德中威罔不幸俾國步中梗還烽載鶴介然孤城橫制險地威略所爵以戰則靡亢恩信所加以守則彌固社稷是膺豈惟封疆嗚呼壯圖中奪而英氣動於二國奇表長謙而忠規流於百代肆我文考爰極龍章崇為帝師建以王社大名備物無不及焉咨予小子敬想先正聞鼙之感斯極飾壞之禮未行是用越於彝尊再光賢典山陰大國會稽遺墟申蓄四封永旌懿列今遣使某官持節改封越王嗚呼忘身殉國其至如彼慎終追遠其厚如此永錫繁祉子孫保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為進奉使宋太祖嘉其忠臣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

列仁贍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南畿志廟在壽州城西北隅子城內卽宋武帝內殿基後又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爲壽春縣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盛乾道淳熙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南豐縣志日城中西理坊有江樓宋劉元載建爲南唐節度仁贍之曾孫生長名家多才嗜學手鈔古書千台卷與曾滋公爲文章友於安禪寺南築長隄架屋構榜曰江樓占江山之勝號江樓居士曾致堯詩劉八江樓雅詩家不易言春風花對岸夜月水當軒卽此處也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爲多益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何如而其後遂絕悲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狷介高潔閉門苦學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其薦於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士佑預其閒宣和書譜曰潘佑史失其傳仕江南僞主李煜端方剛介不親外務閉戸讀書博通經史文章富贍尤長於論議時譽藹然韓熙載陳喬共薦之以祕書正字稱職累遷中書舍人當時禮制損益參決於佑凡所論列利害明白文彩可觀煜頗奇其說遂見施用由是恩寵特異觀其行書草帖筆迹奕奕超拔流俗殆有東晉之遺風焉今御府所藏行書許堅等詩一卷後主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

撰宋史曰知制誥撰爲內史舍人議納后禮援據精博合旨遷知制誥
召草南漢主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
潘卿稱之而不名佑酷喜老莊言嘗作文一篇名曰貽
別其辭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生自一歲
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御也此所
謂得之者時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今則
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
失之者順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
亦無奈我何兩不相干故泛然之也故潸然之也其視
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歷蟻垤也値之非得也去之非失

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爲中國其閒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爲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爲物以聲相命是爲名倍物相聚是爲利彙首而芸芸是爲事事往而記之於心爲喜爲悲爲怨爲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强分彼我彼謂我爲彼我亦謂彼爲彼彼自謂爲我我亦自謂爲我終不知孰爲彼耶孰爲我耶而世方徇欲嗜利繫心於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行書以贈別後主十二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

馬書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博士陳致雍閱知沿革蒐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議佑

立論汎之文采可觀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國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堯山堂外紀曰後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植紅梅作艷曲歌之佑應旨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謂已失淮南故云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遂使國家愔愔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

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到唐餘紀傳作自縊死年三十六宋史曰平好神仙修養動作妖妄自言嘗與神接佑亦好修仙遂相善二家皆遣淨室闢神像皆披髮裸祀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禮道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擾未幾罷佑自以爲衆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與提兵者朋比影謀叛又言國將亡非己爲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知省事又薦呈官楊然遊爲樞密使小佼倖英典禁兵後主不納佑益怒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後主乎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自縊死　馬書曰佑自言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須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訛傷白能爲上帝所罰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

十六渠以三十六卒湘山野錄潘佑事江南既獲用恃恩亂政以譖不附己者頗爲時患以後主好古重農因請稍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民閒舊買之產使即還之奪田者紛紛於州縣又按周禮造民籍曠土皆使樹桑民閒舟車碓磑箱篋錄釧之物悉籍之符命旁午急於星火吏胥爲姦百姓大撓殘眾而爲亂之後主寵急命從之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續之女有絕態一日晨妝佑潛窺於鑑臺其面落鑑中妻怖遽銜佑怨其惡已因棄之佑方長未入學已能文命筆題於壁曰朝遊蒼海東算歸何太速祇因騎折玉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渠當其哉誅之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及宋師南侵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眞宗憐佑忠起華於家授故官按佑有榮陽集三十卷李燾長編曰李平常語佑曰六朝冢墓多寶劍寶鑑佩之可以辟鬼魯張洎亦好其說乃共買雞籠山古冢地遇休沐則畚鍤破冢得古器必傳之良久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冢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强愎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旣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悖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釣磯立談曰徐鉉與弟鍇以儒術名一時唯張洎播佑負其才不少屈及鍇卒鉉後當國洎因讒與合共擠佑佑以故不調及直諫死士大夫高其德名爭作詩誄鉉方從容持祿與國俱亡故主公論者貶之

又曰比聞鉉及湯悅奉詔書江南事或幸佑歿詆佑泉下佑疏儁爲人少法度然平居一言不酬雖刎決不顧及當大事立危議挺然不回後主旣誅佑甚悔之厚撫其家語及佑事則往往投饋爲作感傷文故書遺後人使正史或出不能傳其謬悠云爾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其學數年業成同遊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爲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因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歸（馬書曰平入保其城）乃以平爲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國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爲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馬書曰言佑父已爲仙官己與佑亦仙官也）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

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馬書曰命行於世急如星火州縣胥吏因以爲姦百姓大聚而爲亂擾　後主亦中悔罷之按湘山野錄以爲潘佑蓋二人共爲之也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馬書作薦平知何書省　羣議益不平馬書曰以爲壞法殃民皆由平始法　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馬書曰斐子徙虔州明年宥其罪稟給之　江南別錄曰後主後謂左右吾誅佑平思之數月不獲已也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新唐書張萬福傳略曰萬福初業儒去習騎射大曆初鎮壽州時許杲有異志陰窺淮南代宗召萬福謂曰欲一識卿爾且以許杲屬卿萬福謝辭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有如河北諸將皆叛將屬何人帝笑曰爲我了許杲事且大用已萬福至杲懼徙屯去李正己叛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召萬福爲濠州刺史謂曰先帝改爾名正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

木亦知爾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鄉也今復鄉舊名爲福因號至渦口駐馬於岸悉發措船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李希烈反陳少游悉以部刺史妻子質揚州萬福獨不遣謂其使曰幸爲我白公淮老且醜不足洞公意天下聞而壯之卒年九十始終蘇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天子爲閣其形凌煙閣 故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尙氣少讀書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遊巖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土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凌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尙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

醉甚不可當也易嵬峩喑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爲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南唐近事曰易常侍宴昭慶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觴勸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於殿柱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爲忤待易益厚釣磯立談曰易當使海東景遂驚促入自上以爲朝臣如張易不可多得奈何遠使使之冒犯風濤也上曰無憂也如易爲人海神豈敢侮之耶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

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過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參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嘖官俄吳越犯邊出爲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强何以城爲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爲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爲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集武德至寶麻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爲七卷曰諫卷集上之注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後徙家廣陵唐餘紀傳曰祖實仕故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徙家廣陵父可求爲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資治通鑑曰吳武王楊行密疾節度判官周隱請以廬州刺史劉威權主軍府行密不應及將佐入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時行密子渥爲宣州觀察使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令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如宣州召之渥尋至廣陵行密薨渥嗣是爲景王 馬書曰溫與張顥謀弑渥約分其地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莫敢對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納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主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自沮隆演乃得

立是爲宣王顥由此與溫有隙謀除演出溫潤州可求
說溫日今捨牙兵出外禍至矣溫發之可求因說顥日
公與徐公同受顧託議者謂奪其牙兵是將殺之然乎
顥日右牙欲之事已行奪何可求日甚易也明日從顥
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日古人不忘一飯況公楊氏
二世將今幼嗣新立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日
公等見留不順去由是不行顥覺可求附溫將殺
宣王
之可求說溫謀先殺顥及紀祥等歸以弒逆罪
建國
五代史溫日徙鎮金陵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可
求嘗謂溫日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
顏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及知誥秉政語泄
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請金陵見溫日唐亡於今
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征伐
四方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
復與能屈節乎宜先建國月
立溫謀然之因留可求不消
可求爲尚書左僕射同平
章事
十國紀年日宣王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
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
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日可求多知言求必誠溫
日吾若自取張顥之亂嗣主幼弱取之易於反掌然思
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
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使王令謀定策稱隆演命迎丹

陽公溥監國隆演卒溥即王位是爲讓皇
資治通鑑
日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
日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
迎丹陽公溥監國考異曰吳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語
在誅張
顥時
太和二年卒
江表志嚴球爲相是時王槇辟奉
使北朝球在病請告烈祖授以論
答凡數石事皆中機務然嚴球未見吏就宅訪之球覽
畢先所稱美請更添事北朝問黑雲長劍多少來時及
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留赴鎮旣到北朝一無
所問首問黑雲長劍井柴再用所之慎辟依前致對梁
太祖銳意南征郎時龍兵球術金山嘗有詩云進船分
蟷點江市聚蠅聲烈雁性多嚴忌宋齊工因而與諸以
竹龍乘之沈江口　十國春秋曰吳順義三年十二月
甲申夜遺盧蘋獻方物於唐時嚴可求預料唐主之
言教蘋應對旣至皆如可求所料志說以可求爲球盧
蘋爲王慎辟　南唐近事月嚴求徵時爲陽邑吏陽宰
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
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期年嚴亟登公輔宰殁旣
久其于埋遺命候謁嚴門嚴躬擔石束帛而已其于慊
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遺家人齋貢金數十片何於逆張
閒謝之日非陽宰之于乎相在使奉金以倘行子又薦
一言地宅侯馬畢爲之道其于他日及門致謝嚴日聊

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祕書郎何烈祖女金陵新志曰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知誥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說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以女妻其子續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爲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鉉右揆嚴續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制曰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弼非君臣同體道則不明非律呂交感功則不濟粵予眇質負荷景靈不有時賢豈戡多難敬若先憲肆茲舊臣某純粹炳靈惠和成性夔台鼎之慶速肺腑之親歷奉累朝亟更庶尹憂國家之事知無不爲經夷險之間中立不倚言必由於忠信行必自於誠不明勞而復矜謙以自牧先朝察其誠志任以腹心頃當巡守之初俾貳主留之寄盡規竭慮夜思行京輔以寧時乃之力及奉揚末命以佑沖人送往事

居禮無違者忠勤茂績人無間然今二后在天萬物思
理子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爲左相兼國
史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貢豈日寵章是同憂責嗚
呼受遺作弼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
詢箴諫之士塞便佞之言滿假自賢則其智益蔽初續
虛懷接物則其猷益光念茲在茲以底於道可
未出池州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屈翰
林學士常夢錫嘗指齊丘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
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
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卒爲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
外及爲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二然寡學識聽用多非
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譏之湘山野錄曰江文蔚作蟹賦譏續略曰外
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常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探撤之是時以
軍與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

鎮海軍節度使馬書曰績晚歲尤屏身下士旌別善惡謀春人劉與衍學術粹力言直動多忤物績薦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諧之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群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諡曰懿初績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南唐近事曰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盧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龔愼儀後主時爲給事中開寶三年太祖欲討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鋹五國故事曰鋹晟之長子也年十七襲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遊冠妖言以陳禍福鋹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

奉之胡子為大帝言謂鋹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為爾輔之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鋹再拜而聽由是內外注亂鋹踵父之奢縱益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年野草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焉鋹既為天兵所敗其下乃燔熟府庫寶貨之外其珍珠至美者凡四十六甕焉及至京師鋹乃自結珍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鋹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耶鋹在南越為封衛王及歸朝封恩赦侯旋改彭城郡公又進封衛國公及薨追封南越王

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

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埸阻闊休戚實同敢奉兄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兆請遂成釁隙初為足下危之今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

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大小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决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强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今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蜀檮杌曰蜀主孟昶遣使齎帛書通好劉鈞尊爲天子爲疆吏所獲大祖怒遣將王全斌劉光義等來討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拒之昭遠執鐵如意指揮自比孔明人皆笑之及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免冑而逃被擒昶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子玄喆統之守劍門劍門不守玄喆奔還昶乞降兵莫强於上黨而

李筠失守矣宋史曰筠并州太原人仕周累官昭義節度使加兼侍中太祖受禪加兼中書令筠延使者升階置酒作樂遽索周太祖畫像懸壁泣不已納北漢主劉鈞舉兵曰吾有儋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儋珪愛將善用槍撥汗駿馬日馳七百里故云焉太祖親征兵敗走保澤州圍之城破自焚死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强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饋道依山阻水射以强弩彼雖百萬之衆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糧道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

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

宋史書曰燈與足下明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同交契發成之忠竭常不同每思會面抵掌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感而相去萬里斯願莫申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淺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謂書機乃一時之儀近國便渠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痛論知石投水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碎非素心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磬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親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乎斯可見矣從乎不從乎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代聞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纂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求契觀仁之願別領南掌於今累年昨命使臣人貢大朝大朝皇帝屢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與我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點閱大眾仍以上秋為期令敝邑以書復敘意情是用奔走人使遲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大小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譽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

亡之殘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
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舊不顧命此必戰也
彼有天亡之兆我憤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
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譽也非同鳥合之際也既殊進退
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生不
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舒大朝許以和好又拒而受
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皇所立傑出
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王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
事盈虛消息取以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
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資撫百越之
眾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眾數
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遼天不
祥好戰危事大方相楚衎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
賁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關而舉
庸蜀役不淹時是大劫之力雖測也萬里之境難保
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覆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
況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蒞揣於此而不揣於
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關而据蜀
已亡矣兵莫測於上黨而大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
思之意淪海可涉也及屈壽騶與奔舟失毀輿夫坐思
之時蒞有殊矣忌以智者慮於未前機者直其先見圖
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因計禍不及慮禍過之良以

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至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
惡之故其思也忽足以禍或修於慷卒禍多出於不期
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日債
無抑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
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
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
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
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
而浮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掉
闘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加意也則難何則今荊
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
之兵精卒已逾十萬矣況足下輿大朝封疆接畛水陸
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
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
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隄虛設矣其次日大朝正
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趨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
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
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
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兆志又非巨
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代之常兵家之
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在
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息且小之事大理固

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因循未遑以至兵交幾成危殆非不欲悉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縱行萬里之兵頓息患民和衆於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闘霸圖願尋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光談笑而定家國至德大業無虞也宗廟社稷無損也主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間如泰山哉何必握腕旴衡覆揚蹀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我義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假下風玁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過天下之兵鋒侯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是國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嚮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爾尚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遂心則大事去矣復念與者誰謂交兵蜀雖多壘吳越以歷世之好遂首爲厲階梯行貴鬭情分愈擬獻

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貢懈然下走承綦理難負德不
能自已又馳此被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
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迷絕連盟難善鄰之懷期
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困邊恐熄之不得事足下也
是以惻然之意所不能止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
于之情尚不適於三謀盡之極善於此三矣是爲臣者
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擱帳而遂縱矣
東都事略載書曰明者天朝南伐困復楚嚮交兵以來
遂成勢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契親
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屢年廢命使臣入貢永大朝
皇帝果以此事宜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朝事我我
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與我而爭我則以必取度矣見
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爲期採料大朝心有惟利
之貪益怒人不貧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事不可易
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夫古之用兵而戰四父毋
宗廟之仇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必存之機以
職爲命此必戰敵人有進不捨我求心不退守無
路戰亦亡不戰亡奮不顧命此必戰和彼得亡之
兆我懷進取之亦必戰也今足下與也朝有父毋
宗廟之仇也非機合存亡之際也既大殊非死捨奮
不顧命也又異同乘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不通好又
拒而不從徇國家利趾殿者當若是乎況大朝以皇帝以

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重善矣足下之心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社稷宗廟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熾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社稷以從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圖違恐熾之不能事足下也

史館修撰潘佑辭也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太祖皇帝常令李煜作書諭廣南劉鋹令歸中國煜命其臣潘佑親草文甚駢麗屢數千言今藏太祖實錄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禮不敢以間也予年十餘歲因隨侍至廣州常得其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徹獻時膺多福徒依切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丹日以自誓夫復何言

鋹得書怒囚愼儀不遺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歸

青箱雜記云愼儀奉使嶺表劉主囚之邀年不遣愼儀乃然頂禱佛願捨宅建寺庶遂生還未幾劉主爲病譫語曰且急遣龔愼儀歸囚不然我卽死劉主懼遣之尋歸以宅爲寺卽邵武王堂望香嚴寺是也據此愼儀歸在南漢未平之前矣

後主之

亡也愼儀爲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
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愼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愼儀吾
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愼儀朝服而出爲雄
所害愼儀有二女後國亡愼儀爲盧絳所害擧族皆死惟二女不忍殺擄以自隨比入閩二女猶記憶鄉
里至玉堂香嚴寺徘徊不前曰此是我家就死足矣遂
殺之後人名其所曰烈女墓　建寧府志曰張嶠字景
山崇安人靄之子五季之亂隱於武夷山靄入仕周南
唐主遣使召嶠不就遂拘以往江南歸宋除歙州通判
適盧山盧絳稱兵嶠與太守龔愼儀設方略禦之賊勢
方盛郡兵單弱或請少避嶠不聽曰吾不敢負國有死
戰而已盜亦隨息官至司門員外請老歸尋召入朝太
平興國中充右贊善大夫知溥州遷御史中丞贈工部
何書　又陳省躬擕州城人少負辭學與徐鉉兄弟友
善烈祖輔政射策入仕累官至盧陵永與令在任明察
部民交訟不下吏議面詰其由情素立分兩造甘伏訟
自弭又恃其才幹往往判返郡符時郴衡盜入郡暴掠
成卒多爲所殺省躬給府緡市棺殯葬郡下符讓其專
省躬判其符後云開官庫使官緡買棺木葬官軍何過

之有郡守不能屈部有教人引及知見郡吏贊符命之其人竄逐恐迫其婦婦懼自經省躬械繫郡吏仍致辭於上曰一夫抱恨六月降霜一婦聲冤三年大旱本為教人卻致殺人請加明罰由是抵罪然有過誤陷刑者理或可矜喜哀而出之謂人曰今朝廷識宇唯僕與徐家兄弟爾時劉鋹跨據交廣縡宋朝貢宋颯後主俾持書諭以省躬才辨任爲价既逾頃至詔廣其主使水道進登舟以重幕羃之逾數日又重幕圍之使登岸疑步十里許至館中供帳頗異於常主使勞慰燕飲累日忽昇饋遺之物并報書復圖而遣至資登前所羃舟日夕惟聞牽驚聲然不知其沿泝七八日復至詔還也死舟中者數人省躬雖疾惡然好利故時不多其人入中朝位亦不顯有子彭年入宋舉進仕累官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南唐書注卷十三